

剡

溪

漫

筆

刻孫一之刻溪漫筆序

自余頓以車與一之僕、向果不相舍
一之故書溢其腹笥便、靡弗蘊余
性疎而善忘嘗所遊目時有忽悅以微
一之若列眉然余咲謂一之君吾行
秘書哉一之亦咲謂余恨此短檣破帆

載得秘書并載唐家見又為取夫文
采巨麗為以余譴一之之還相嘲亦
為吾西人不逢年志感爾止何一之選
得

左麻供奉即余向所譴一之職也譴若
為識於是之得獨其嗜於席觀石

集之藏罕不窺七茲漫筆特其以餘
所裒一二酥乳醞品列而人嘗之而味
得世人何必不知味何必知味一之第學
博君立之梓之非攬其過於塗者而
迫之嘗聽其嘗之者之為何如人要為
不怠其是云耳并以序問余前為痛

痛謝華札之役久獨念一之已遊冥漠
追懽生平於一之胡以謝一之故多同
亟好余古文辭嘗貢余楊梅并其賦
与俱來其瑰宕閑遠何必減子虛上林
以時、不去藥累故不多作其行於世
有益智編謚法纂嗚呼一之古之篤

行君子余所心折豈獨以其文哉

萬曆甲寅四月八日

友弟徐時進拜手題

刻溪漫筆小叙

刻如嶧地奉化與嶧接壤亦有刻
溪為余家上游其地多古藤土人
取以塗紙所謂刻溪藤是也余遊
夙塵乃心未嘗一日忘刻服官之
暇時手一編偶有所得漫以片紙
筆之刻中紙錄刻中人語故

系之刻溪然亦漫耳漫去無足錄
即錄也足以存漫得之而漫筆之
以寄其好其存弗存不問也唐
舒元興有文悲刻溪藤今之錯
為文者皆天淵刻藤之說也讀其
文悅然自失者久之

孫能傳自述

刻荆溪漫筆小引

余兄從讀中秘書歸刻中
嘗出一編示余曰此刻荆溪漫筆
也刻中人用荆溪藤錄刻中
人語徒漫耳漫不及存即存
不存也余謂之天下儁宕魁

此之士泛覽博涉以撰結垂
編錄者多寄情虛談小慧剝
剝離跂之學然亦別有一種可
觀能令見者賞心悅目是編也
雖屑越于訓故名物之辨搜
校於耳目聲氣之餘往往出入

經史錯綜古今遺文舊說糾
傳習之訛奧義微辭補注疏
之闕進之博雅未及不足以備磨
研編削之一助也至其首辨

皇明慶成五百子事及歷證

國朝名臣謚典後人承襲之誤尤

閩實錄則是編之存不直為談
助而已因并付剞人典益智編
並存之

萬曆癸丑霜月白王極日回
明孫能正書於餘不溪上

文昌閣

剡溪漫筆目錄

卷之一

慶成王百子

晉鄆令謝鳳辨

孟浩然詩出文選

客星犯御座辨

平泉戒子孫

清刻

月朝月末

六出奇計

仲父辨

淵明種秫

春王正月

物類異常

歇後語

暮日

貧富

裴楊的對

不薦幕屬

曹子建

晉書世說可互證

白駒過隙

三宜

瑟瑟

詰旦

一字至十字詩

若木

周亞夫廟詩誤

唐賦善體物

賁白

管子

曹操遺令

鱷魚

易上下篇

一點

江瑤柱

蕭何功曹

事詞巧合

辭曹

卷之二

後漢書諱治

縑帛稱端

熹葵詩

錢飛出井

肺石

京官乘輿

說文解字

崽
說難本荀子

漢廣誤字

摘齒織

契濶二義

曹馬負人

唐禁食鯉魚

王獻之李含光

位高難退

約法三章

文士好上人

向日葵

結埼

星宿

魚尾星

祀雲雷

疏賀勇退

外典

白鵲合歡

採用詩題

六朝

執金吾

壁經有二

牙牌

黃冊

試畫

年號相犯

可人

畝制

春秋疑義

錢神論

詩用實字

笛詩注誤

魚玄機

蒲鞭

三國臣

日月詩

卷之三

封禪平準書

馬迎

唐人避諱

石徂徠明禁

南史多方言

介非下謚

夜半鐘

文章奇觀

抱佛脚

鱉魚

畫意

星河動搖

翻案用事

倒影

鄉誼

比擬精當

兵無常形

陵號

襲用已句

注箕火寸

子游

字有別音

蘇威五教

柳栢楊榆

巧辨

善言貧

上戊祀社稷

火兆

俠拜

五經言學

劉寄奴傷蛇

創用字

乾沒

張譚曲端

三頭

論語筆解

九逝鳧

雪竇隱潭

黃巢

樂志論

三國論贊

華孽

牌額

盃中蛇

食死

日岫雲空

鳳頭釵詞

表章孟子

武人詩

外國畫

卷之四

平津詐儉

昂

榮入庚韻

楚語稱春秋

考工六職

近朱墨

天心月脇

溝水相逢

義烈

古人稱謂

花臉文字

五氣箴

衣和菴主

石範

省文

形渥解

烏裘

嗜書

大行

古懷韻

宗族稱房

邪不干正

擬易

會稽祀始皇

物生應月

識兆

一乳三四子

白麻

樟亭

吳會

孫孟詩

孫承公

宋僉憲女

面首

笏稱面

人相食

餓狼饑豹

刑餘

士先器識

兩歐史

梅亭四六

諸葛興

四聲韻始

暖耳

英雄本色

面長瓜折

註史書

庾杲之

不托

忍饑渴

著數

帝王胤胄

楊忠

僧曇命名

卷之五

鄭谷詩用僧字

普門品經

詩賦警人

書侍御史

作一脚指

登高

姪侄辨

輔郡輔城

官稱

詩句非佳識

是亦樓

卧讀書架

鹵簿

宋高初政

六書

子卿取胡婦

人事

緩急機宜

種羊

干祿字書

丐盜

讀史法

劉公訓詞

韓文

宋問江神

俗字差訛

侯臺記

趙任

追謚前朝臣

百穀萬國解

唐宋科舉之學

呂蒙正

糶糶

曾孫

院體中書體

文選纂註

謚文

張子韶祭洪忠宣

文字穢媒

卷之六

謚法考誤

三國志

奉真善醫

地出血

郊廟祝文

戒殺生

里社鄉飲

王恭簡公

盛門

糖蟹

王溥自問

左傳紀歲月

呻喚

三十稅一

投刺

乾六爻

贅婿

詞臣供奉

丈丈翁翁

少府

勲階品級

河溪漫筆目錄終

剡溪漫筆卷之一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輯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姪如葑如芝如蘭全校

慶成王百子

王元美皇明盛事述載慶成王百子事考之

玉牒慶成最多男者惟溫穆王鍾鑑實止四十四子早夭者一庶人二長子襲封外封鎮國將軍者四十人耳有女四十七子女共九十一人謂之百子者蓋總男女舉成數而言而元美信爲實然乃云自長子襲封外餘

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失實多矣元美之書必傳百
子事竒尤易傳 玉牒藏在秘府人所希見恐滋後世
之惑聊爲之辨

晉鄞令謝鳳辨

余邑名宦祠有晉鄞令謝鳳東門資福廟爲公專祠國
朝賜祭稱晉縣令謝公之神郡邑志及廟記皆云宋臨
川內史靈運之子元嘉中爲鄞令余竊疑之元嘉乃宋
文帝年號時代晉已三世矣元嘉中爲縣令安得稱晉
若云仕晉靈運以元嘉十年被誅年四十九當禪宋時
纔三十五歲耳令二十而生鳳在晉之時鳳不過年十

五六何能作令史傳父祖子孫官爵皆附書考靈運傳及子超宗傳但言鳳坐父徙嶺南早卒孫幾卿傳叙曾祖靈運父超宗而不及祖鳳其未嘗作令可知然則何爲祀之世說註引謝氏譜晉安南將軍謝奉之父亦名鳳官至丞相主簿或曾爲鄞令亦未可知靈運子見宋書而晉書不載謝奉父子稍屬僻左豈以同姓名致誤邪不爾則晉當爲宋之訛

孟浩然詩出文選

孟浩然詩無一語不出文選觀其集中如脉脉不得語
漆園有傲吏有客款柴扉身世兩相棄寶劍直千金陳

平無產業知音世所稀感念同懷子空床難獨守皆全
句祖襲如日夕望三山百鑑罄黃金翠羽戲蘭茗綠源
殊未還出自平津邱故林日以遠清風松下來森森兩
足垂輕舉振六翮皆止更易一字其采用三字如石下
潭幙中畫蒼梧野楓樹林之類二字如隈隩豁險偃曝
溟漲八解四禪之類故實如觀濤吊屈雲夢田孤嶼詩
之類尤未易悉舉蓋唐人重文選學平日口誦心惟直
與冥會流出筆端絕不見痕迹澹宕踈秀卓然成一家
言與活剝李賀拆洗杜陵者正自不同余欲取文選註
浩然詩句爲證引以見其所從來未暇成也

客星犯御座辨

嚴子陵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笑曰
故人嚴子陵共卧耳古今相傳以爲美談遂名其釣處
爲客星亭考歷代天文志客星乃妖星之別名自漢元
光至宋末凡五十餘見見必有兵喪篡弑之應光武屈
身下賢乃帝王盛節何緣致有客星天文志何以不書
棗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
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菑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
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
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下賢一事亦可弭其

苗患與此記回護大有意但以理斷之何問史書不書
占應不應當人君下賢之日而妖星見象於上天公亦
大賸賸矣當時侯霸諸君卽非嫉賢之人其阿諛順旨
一語足成大隙焉知不深恨而謀以間之唐紀處訥與
武三思昵中宗嘗因穀價踊貴召處訥問所以救人者
三思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
此是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彼樹黨者能
假天象以固人之寵彼譖人者獨不能假天象以離人
之交乎謂之客星其辭隱犯御座甚急其辭危帝乃作
之一笑而以故人共卧當之直視以爲吉祥善事乃見

光武之大也

平泉戒子孫

李文饒營平泉莊作記以戒子孫謂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也論者譏其不達余謂古人一器一物何嘗不欲貽之子孫如圖譜所載誠昂周敵等銘皆云子子孫孫永實用况其大者乎但文饒追先志而必經始平泉余直以爲不必如此耳范文正公子弟請治第洛陽公謂洛中名園甚多而其主多不能至誰復禁吾遊者得此意則何必有園司馬溫公獨樂園記不過灌花剖竹盪水登高清風自來明月

時至便謂天壤間無復此樂得此意則何必以花石爲
竒平泉臺榭百餘所天下竒花異草珍松怪石莫不畢
致當時有隴右諸侯供語烏日南太守送名花之句不
知物之尤者或能爲妖聚之多者其散必速文饒經始
之日洛城有力者已眈眈欲問其禹雖佳子孫誰得而
守之文饒之蔽不在作記戒子孫而在經始平泉

清刻

隋庠狄士文爲貝州刺史清苦不受公料其子嘗噉官
厨餅枷之累日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
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曰臣手口俱足餘

無所須此足稱廉吏矣然法令嚴肅有細過必深文陷
害尺布斗粟之賊無所寬貸奏配嶺南者千人遇瘴癘
死者十八九當時有刺史羅刹政之謠一何酷也文帝
謂其暴過猛獸竟以坐免後爲御史所劾死於獄中家
無餘財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天之報施何其
速與因思邳都趙禹尹齊輩史皆稱其公廉惟慘刻少
恩皆以取禍大者誅斬小者黜免甚至仇家燒其尸史
皆列之酷吏傳可爲清而過刻者之戒

月朝月末

曹操遺令云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月朝十五輒向

帳作伎月朝謂朔也庾黔婁傳云汝誠禱既至得申至月未月未謂晦也

六出奇計

陳平六出奇計王幼學綱目集覽謂千金行反間惡草具進楚使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跽足封齊王信偽遊雲夢縛信解白登之圍按史記世家漢書列傳皆云其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若前六事獨白登一計祕不可知餘皆具載史冊何言祕乎上叙白登之圍已云用平奇計圍得以開其計祕世莫得聞馬班之筆豈贅複至此詳味全文詔御史更以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其

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
邑凡六益封然則所出奇計當在曲逆受封之後從攻
豨布之時非槩舉生平而言集覽之傳會無疑漢世已
莫能聞千百年之後乃欲以事實之殊誤學者

仲父辨

齊桓公稱管夷吾爲仲父世皆讀作父母之父余竊疑
之分之至嚴而不容假借者莫如父子君臣子不可以
臣父君豈可父其臣乎古字父與甫通乃男子美稱禮
所謂某甫是也夷吾字仲桓公特稱其字與魯哀公稱
仲尼爲尼父正同豈尊爲仲父之謂哉秦昭王謂范雎

云桓公得管仲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一時誤解爲父母之父後人相承不復加察韓非子又傳會其說云仲旣相齊曰臣尊矣然而臣踈乃立爲仲父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何必稱之爲父而後親臣求親於君而受其父稱寧復有人臣禮乎周稱太公爲師尚父亦以其名呂尚而官太師劉向別錄以爲師之尚之父之其說亦誤後世尊寵其臣或以爲仲父或以爲尚父承訛襲舛莫知其非殆未之深思也

淵明種秫

梁昭明作陶淵明傳淵明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曰

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
種秫五十畝種秬晉書南史皆因之按歸去來辭叙仲
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是淵明以八月到官以十一月
自免時已過種秫之期矣焉得爲此語乎作傳者因叙
中有公田之利足以爲酒遂傳會至此非實事也因思
淵明爲饑所驅至叩門乞食及爲令乃不能爲五斗米
折腰視折腰之耻甚於乞食平生恨飲酒不得足公田
之利足以爲酒自淵明意中事乃不及一稔而去之略
無斗醞之戀視奪志饑渴甘屈身以徇世者奚啻若九
牛毛王摩詰云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九原有知當笑

王維嚇鼠耳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當以王文成之辨爲正郡人吳君元孝著論
駁之余不敢謂然嘗爲後辨申文成之說大略以春秋
證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曰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梓慎論火出曰於夏爲三月於商
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左氏周人也其所紀事艷麗而近
誣有之能誣及舉世通行之時月乎夫子書春王正月
左氏傳云春王周正月春正月而繫之王春王正月而
繫之周其爲周正非夏正斷斷無疑也近見元齊履謙

春秋諸國統紀桓公六年冬十月雨雪解云冬十月今之八月書失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以授時曆推之周幽王六年歲在乙丑距延祐丁巳二千九十二年是歲實以夏正八月辛卯朔入食限是周人改月數之一證也余爲之躍然引經傳爲證者多矣未有推本曆數以明其必然者只此一條可結紛紜之舌

物類異常

物類多異常肉之異如犀兼五種肉鼉具十二肖肉蛇肉最後在尾象亦具十二肖肉惟鼻是其本肉馴服巨

象以小斧斲之其創見星月卽合能以挺撻之更致長壯膽之異如麀鹿膽白蝟與鱧魚膽甘象膽不附肝隨四時在足春在左夏在右秋後左冬後右又隨月轉在諸肉正月建寅卽膽在虎肉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蟬蛇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取而旋生骨之異如鳳骨黑蛟骨青海馬骨水火不能毀以腐糟漚之遂爛牝牡之異如龜與蛇爲匹龜以鱉爲雄獺以猿爲婦鳥鼠同穴者以鳥爲雌雄孕之異如鶴以跡交而孕烏以涎交而孕鵲以意交而孕鸚鵡以足交而孕孔雀以影交而孕鷓鴣以目交

而孕兔舐雄毛而孕騰蛇聽聲而孕鰻有雄無雌以影
漫鱧魚則其子附鱧之鬚鼠而生産之異如兔鷓鷯鷓
蟾蜍皆吐而生子相制之異如蝮脂得火可以燃鐵蟾
蝮肪塗玉則軟刻削如蠟獾食銅鐵其溺能消鐵爲水
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根芟之異如菟絲以茯
苓爲根赤箭有游子十二周環於外太魁數尺皆以
氣相屬而實不相連他如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杜
鵲寄巢生子百鳥爲哺其雛赤箭有風不動無風自搖
牡麻草見日則濕入陰則乾在夏欲涼在冬欲溫此類
甚多皆不可以常理推測王逸少云石脾入水卽乾出

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惟上聖乃能窮理意卽上聖焉能窮其理乎

歇後語

詩文用歇後語亦是一疵東京魏晉以來多有之崔駰云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樓處崔琰云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傅亮云照隣殆庶王融云風舞之情咸蕩皆載在文選不以爲嫌終不可爲泐陶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梁武帝戲到漑文章假手孫蓋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後學相承遂謂兄弟爲友于子孫爲貽厥少陵詩山鳥幽花皆友于昌黎詩豈謂貽厥無基址顏魯公郭汾陽

家廟碑友于著睦貽厥有光皆未免俗若爾則率土之濱莫非王何以云倒繡孩兒也

暮日

梁徐勉疏云喪三日後歛俟其生也頃送終之禮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暮日謂周一日也暮年暮月經傳多有之暮日僅見此

貪富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籍勲蔭極口腹之欲謂門僧聖剛曰凡炭炊飯先燒熟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及寇陷灑洛財產剽盡與聖剛同伏山中不食三日賊退徒步

小店買脫粟飯於土杯中食美於梁肉僧笑曰此非煉
炭所炊慚覩無對金溪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
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一日
三餐菜粥何名清福荅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旣又
幸一家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
而何觀前一事處富者可以自警觀後一事居貧者可
以自寬

裴楊的對

晉武帝踐祚探策得一深以世數爲疑裴楷對云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倉卒間解

釋君心之疑語極中的東坡志林証之似少苛肅廟入
繼太統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學士
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聖情甚悅事正
相等若何敬容當朱雀門之災阿附上意引易先天而
天弗違借聖經爲諛詞欺天罔人莫此爲甚史乃謂之
名對斯可鄙矣志林以楷爲頽亦趣筆之誤

不薦幕屬

仇念知明州嘗欲薦一幕官一日問及日用多少對以
十口之家日用一千念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
菜羨念驚曰某爲太守居常只是吃菜君爲小官乃敢

食肉定非廉士遂止不薦廖德明提舉廣東刑獄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於是追奪薦章二公事甚相類不惟清約可師其好惡予奪初無成心尤可想見其人品也

曹子建

曹子建才名甚盛幾於奪宗今觀其初得邯鄲淳甚喜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是何輕脫乃爾只此一事伎倆可知阿瞞寵之不過悅其浮

藻爲丁楊輩搖惑耳其後屢經貶徙猶上疏求自試欲
突刃觸鋒爲士卒先充不解事漢河間北海稍涉嫌疑
輒以酒色狗馬自汗植乃高自矜許撮風后之奇接孫
吳之要欲持此安之乎其制於忌兄而鬱邑發疾以死
無足恠者

晉書世說可互證

世說新語與晉書相出入可以互證稽阮在竹林酣飲
王戎後往阮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
復可敗邪晉書則云亦復易敗耳桓溫與殷浩齊名嘗
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晉書則云我與卿周旋久世說婉而趣深晉書直而味
淺一字少異優劣較然劉公榮飲酒雜穢人或譏之荅
云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
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後公榮在阮籍坐阮與王
戎對飲公榮不得一栝或問之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
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步兵
妙於滑稽正在借公榮語戲公榮晉書不載公榮語非
讀世說不解其相譏之由其王濟荅武帝云尺布斗粟
之謔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親踈臣不能使親親以
此愧陛下當以晉書爲正世說云他人能令踈親臣不

能使親踈語意殊晦疑有錯誤耳大凡讀書用別種參看最有益

白駒過隙

漢書魏豹傳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顏師古注以白駒爲日景然莊子云操有時之具托於無窮之間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史記云人生居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騏驥六驥亦可謂之日景乎余意白駒卽詩之皎皎白駒正謂馬耳馬之度隙一瞬而過言迅疾也黃魯直詩云短長略百年共是過隙馬亦不用師古之說

三宣

周宣王漢宣帝皇朝 宣宗皆一代賢君周宣中興姬
室百度聿新見於車攻斯干諸詩雖石鼓鼎彝之類無
不精工至今傳以爲寶孝宣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
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
之 宣廟當熙洽之運事事精善一器一物流傳於世
咸稱絕佳古今三宣事頗相類宜取謚於聖善周聞也
然周宣鮮終漢宣過察度越前代惟我 章皇猗與盛
哉

瑟瑟

白樂天詩楓葉蘆花秋瑟瑟楊升菴謂瑟瑟寶名其色
碧楓葉紅蘆花白映秋色碧也按瑟瑟固是碧珠但楓
葉蘆花正形容清秋蕭索之狀若解作碧色其味索然
劉楨詩瑟瑟谷中風梁簡文詩遠聞風瑟瑟盧照隣賦
風橫天而瑟瑟風亦可言碧色乎樂天庭松詩疎韻秋
瑟瑟又作何說也一本瑟瑟作械械韻書隕落謂之械
瑟瑟之爲蕭索可知眼前光景何事曲解星有匏瓜遂
有解論語匏瓜爲星名者烏有郭公遂有解春秋郭公
爲鳥名者皆好奇之過耳

詰且

筆乘云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迥秀詰旦重門聞警蹕誤以詰朝爲今日然六朝以來如丘遲詰旦閭闔開何遜詰旦鐘聲罷柳顧言詰旦金鏡發李又詰旦行春上苑中江總詰曉三春暮皆用作平旦左傳人所習見豈應謬誤至此按韻書平旦曰詰朝然則詰旦止是平旦之義不必泥明早今早也

一字至十字詩

文與可丹淵集有竹石二詩其體一字至十字竹詩云
竹竹森寒凜綠湘江濱渭水曲帷慢翠錦戈矛蒼玉心

虛異衆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杖入仙陂呼鳳律鳴神谷
月娥巾帔靜冉冉風生笙竽清簌簌林間飲酒碎影搖
尊石上圍棋清陰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悅椒蘭陶先生
歸來但尋松菊若論檀藥之操無越於君欲圖瀟酒之
姿莫賢於僕石詩云石石陰黑陽白岸胚胎山骨骼天
地鎔鑄鬼神刻畫鯨鯢張怒眼虎兕交鬪額鼓如温玉
聲清洗似精鋼色碧花邊斲爾似奇品林下礪然無俗
格木霜慘冽堅操不移塵土昏冥孤標自隔巖巖獨立
見劉侍中家磊落群居在牛丞相宅昔時大士常命汝
曰聽從今日衰翁且對君爲佳客倪文節思錄入經鉏

堂雜志謂他集未見然唐張南史詠草詩已有此體但一字至七字耳其詩云草草折宜看好滿地生催人老金殿玉砌荒城古道青青千里遙悵悵三春早每逢南北別離乍逐東西顛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與王孫慰懷抱

若木

張孟竒雲霞出海曙詩用若木事余偶憶若木在西誤作東用孟竒定謂非誤一時無所取證後考山海經灰野之山有若木日所入處在崑崙西淮南子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地王逸楚辭注若

木在崑崙西其華下照地若木之在西審矣楊炯渾天賦若木照於崑崙隋康孟詩反照若華池李太白詩禪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然亦有作東方用者唐人日再中賦其始也昇扶桑以昭晰拂若木兮氛氳望海日初出賦映嵎夷而未定拂若木而將升李鏡遠詠日詩始臨東岳觀俄升若木枝褚遂良文皇哀冊文東旌若木西旆條枝盧襄西征記東折若木之枝西掩蒙汜之谷豈別有來處東西皆通吾兩人之爭僅若兩小兒之辨鬪與

周亞夫廟詩誤

景州有周亞夫廟舊有碑書漢丞相條侯廟記一統志
載一詩於其下云漢室深謀只是癡楚王當事更無機
荒墳寶玦應從葬宜有神光夜陸離味詩詞乃咏亞父
范增非亞夫條侯也修志者鹵莽乃爾

唐賦善體物

唐賦多用駢偶雖格力稍卑亦善體物如白行簡瀝水
羅賦銅瓶傾瀉金盆俯就迸千點之珠光垂一帶之木
溜初疑散絲之雨洒綠雲而亂飛又似瀑布之泉穿碧
烟而下透又云蟪蛄之生必全有小爲貴者江漢之
流雖大盡可一以貫之楊洽鐵火箸賦挺剛姿以執熱

揮勁質以凌烟安國抱悲於灰死莊生坐得於火傳交
莖璀璨並影聯翩動而必隨殊叔出而季處持則皆至
豈彼後而我先有協不孤之德無愧同心之賢又云抱
素冰潔含光雪新同舟楫之共濟並輔車之相因題本
枯寂託有於無化小爲大曲盡形容之巧未可以駢偶
少之

賁白

賁者天下之至文易詞繫賁而以白終之白者天下之
至潔老氏知白而以黑守之無文之文乃至文不潔之
潔乃至潔一義也人競於文我乃任質人矜於白我乃

納汗又一義也賁有時而剝落惟白則否白有時而黜
汗惟黑則否又一義也

管子

管子文最古奧乃其中亦多後人贗入小問篇云百里
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考穆公
之薨在周襄王三十一年仲以王八年卒先穆公之薨
已二十三年矣仲求寧戚時安得稱公謚號七臣篇云
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好劍
乃吳王闔閭好小腰一以爲楚靈王一以爲莊王事皆
在後大抵僞撰文字其使事下語未免破綻若有神使

之不令後世盡受其欺也桓公遊瑯琊一段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全本孟子傳會成文

曹操遺令

司馬溫公語劉元城昨看三國志識破一事曹操身後事孰有大於禪代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無一語及禪代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賊操奸心直爲溫公剖出今

魏志所載遺令寥寥數語其分香賣履處家人婢妾皆無之裴松之註亦不載志豈有別本邪陸士衡吊武帝文略叙其語然謂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則未免墮其奸中吊文可無作也

鱷魚

韓退之驅鱷魚未必徙而遠去至誠所格不敢傷焉暴耳東坡碑文能馴鱷魚之暴馴字最有斟酌又聞海外夷俗有獄疑不能決輒置之鱷魚潭違理曲者鱷取而食之直則否如此則鱷乃靈物殆亦神羊觸邪之類于

張不生獄多寃濫徙之中土用佐鋤奸殛暴之治亦大
快人意而頌昌黎之驅邪一笑

易上下篇

易六十四卦分上下篇象陰陽也上篇陽而純故卦三
十下篇陰而雜故卦三十四此乾鑿度之說然上篇惟
乾坤頤大過坎離各爲一卦其屯蒙至无妄大畜皆一
正一倒兩卦合爲一卦總之得十八下篇惟中孚小過
各爲一卦其咸恒至既濟未濟皆一正一倒兩卦合爲
一卦總之亦得十八其數適均又與三十六宮之數默
相符合

一點

岑嘉州詩喜用一點字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卻使蒼鷹翻向後送王少府西看一點是關樓送李明府嚴灘一點舟中月其下語皆工杜詩關山同一點亦指月言東坡夏夜洞仙歌一點明月窺人本此若鄭谷之一點山螢李群玉之一點殘燈秦少游之一點青山則人能道之未爲奇也

江瑤柱

江瑤柱生余邑海中殼如長鏡一頭微銳中有肉柱潔白如玉煮以作湯清脆鮮美大是珍品蘇長公極愛之

謂可敵荔枝風格因爲作傳遂爲此種起名郭景純江賦所謂玉珧卽此其實非江中所有也其物宜鮮不能遠出雖吳下亦罕知之近刻諧史江瑤柱傳下註螿屬弁州說部云余艷慕其味而不獲見詢之人或云卽瓦壠子稍大者螿旣非類殼有紋隱起而絕與瓦壠子不同皆傳聞之訛景純爾雅註云玉珧卽小蚌段成式云玉珧似蚌長二寸廣五寸蚌雖近似那得言小大小不等那得定其長廣又那得廣過於長二公之言亦得其彷彿而已漫志之以見博物之難

蕭何功曹

杜子美詩功曹非復漢蕭何劉貢父謂曹參嘗爲功曹云鄒侯莽也虞伯生謂子美用孫策語虞翻爲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後閱避暑錄墨莊漫錄皆引高帝紀蕭何爲主吏孟康註云主吏功曹也考之史漢良然乃知功曹自何本色特未之深考耳子美破萬卷書雖註脚亦不放過出入筆端皆成故實其精如此後人鹵莽涉獵罕能致精卽目所常見之書經人拈出恍同秘籍強作解事妄爲雌黃皆子美之所竊笑也

事詞巧合

唐李素替杜兼時韓退之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問前後政如何對曰將纁來比素謂新人不如故也時事詩詞何巧符乃爾宋湘東王遊江濱劉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余邪隋楊素與牛弘退朝侯白曰日之夕矣素笑曰以我輩爲牛羊下來邪一時排調語亦巧合

辭曹

辭曹事尤兩見一謂刑曹一謂戶曹後漢陳寵傳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註引續漢志云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王訟事晉羊祜傳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

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

漫筆卷之一終

剡溪漫筆卷之二

後漢書諱治

史籍避諱如談爲同啓爲開徹爲通秀爲茂莊爲嚴皆出作者之手惟後漢書諱治乃唐高宗御名章懷太子作注時所更如班固兩都賦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燕然山銘理兵於朔方漢陰老父傳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鄭太傅以亂攻理者亡張衡傳堯使鯀理洪水曹節傳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劉表傳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劉焉傳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改治爲理爰延傳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

政則亂應劭傳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張奮傳王者
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東平王蒼傳蒼以天下化平宜修
禮樂仲長統傳亂世長而化世短君子用法制而至於
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王符傳亂生於化危生於安
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皆政治爲化章懷
作註雜出於劉訥言格希玄諸人故義例不一後仍章
懷之舊莫爲更定化日舒長遂成千載故實不知非蔚
宗原文也惜無唐以前本爲一正之

縑帛稱端

俗稱縑帛一匹爲一端按禮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

兩五尋鄭玄註云十箇爲束兩者合其卷每卷二丈也
宋時賜致仕高年束帛夏竦以縑十匹贈胡旦旦奉還
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書所解束帛竦檢
之果見三代束帛之制卷其帛爲兩端五匹遂見十端
是一匹兩卷爲二端也小爾雅云倍丈謂之端後漢書
註引雜記納幣之文云每端二丈是一匹四丈爲二端
也然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楊雄蜀都賦布則
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箏中黃潤一端數金東漢王烈傳
遺盜者布一端梁時姚察門生送南布一端豈皆止於
二丈邪宋高祖時廣州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八丈猶

稱一端非止二丈也余意匹雖以四丈爲率而長短通可稱匹端雖以二丈爲率而長短通可稱端其來久矣從俗可也

烹葵詩

白樂天烹葵詩憶昔榮遇日迨今窮退時今亦不凍餒昔亦無餘資口既不減食身又不減衣撫心私自問何者是榮衰有超然一窮通齊榮辱之意世之義戀名利而不尋遂初者讀此當爲警省然拘拘以衣食凍餒爲言猶未離常人之情古之高士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雖凍餒亦自何傷陶令不爲五斗米折腰寧不念乞

食時邪其詠貧士云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又云量
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又云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
人能忍得饑寒窮通進退便可付之一笑矣

錢飛出井

葛僊翁投錢於井呪則飛出李嶠詠鳧詩錢飛出井見
疑卽此事然何與於鳧而用之有物名青鳧以子母血
塗錢錢亦能飛但青鳧一作青蚨乃蟲名似蟬而大其
子著草葉如蠶種與水中之鳧自是兩物何得混而爲
一嶠文章宿老或別有來處俟詢之博聞者

肺石

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鄭玄註肺石赤石也近刻訓雋謂先王移赤心入人之腹而期以得困民之衷故曰肺石尤爲杜撰按續墨客揮犀長安故宮闕前有唐時肺石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長可八九尺形如人肺上有款識漫剝不可讀求其義乃申冤者擊之如今之登聞鼓也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所以達其冤也唐制必有自來得其解矣

京官乘輿

唐初貴賤通用鞍馬雖宰相亦然故黃旛綽對玄宗有丞相通馬經之譖元和後丞相乃乘肩輿然止於丞相

耳宋初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以
雪滑特許暫乘車轎候路通依常渡江以後乃皆乘轎
則不止於丞相矣 國朝舊制京官四品以下亦無不
乘馬者 今上巳亥庚子間余初官秘省之時猶然近
年乃並乘肩輿雖外吏入京無復騎馬法度漸入於弛
人情漸入於玩遂一變而爲南宋之俗非盛世事也

說文解字

字學惟許叔重說文最古所引經傳如易日昃昃之離

備服

牛乘馬詩載衣之襜

楊

營營營

青蠅書鳥獸隼髦

疏毛

春秋傳長儼

儼

者相之月令歲將儼

幾

終論語等

辨善射友論

便

佞孟子諛諛

源

而來孝子之心不若是

念

惹

之類多與今文不同足爲好古者之一證但其會

意諸解不無穿鑿如罰字云辜之小者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美字云羊之大者爲美聖王立法豈有持刀罵詈之理不近兒戲乎羊之美正在小者焉得以大者爲美如此作解與波者水之皮相去幾何余謂講究字學但正其點畫如罰从冈从言从刀美从羊从大如是足矣必欲逆古人制字之意而曲爲之說能無穿鑿傳會乎

患

江右謂子曰崽音如宰方言云崽者子也湘沅之間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齊東言子矣乃知此語自漢時已然迄今無改余嘗見彼中訟牒皆作仔而音與崽同

說難本荀子

荀子非相篇云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近傭韓非說難一篇全自此充衍特其文精深闕肆遂成千古絕調所謂青於藍者也李斯諫逐客書兩然後可章法亦本王霸篇來二人同遊于鄉之門故其文皆似之然流爲刻覈儒術掃地矣

漢廣誤字

詩漢廣首章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余謂息當作思四句正以休求爲韻思乃助語詞詩中
此類甚多若作休息休與息本無異義而韻亦不叶且
通章以思爲終此句何獨不然殆傳寫之訛近見王厚
齋詩考正與余意暗合

摘齒織

陸雲與兄書曹公器物取剔齒織一箇今送兄按剔齒
織卽今之牙杖也太平御覽作摘齒織摘齒二字出淮
南鴻烈解其來亦遠

契濶二義

今用契濶語多作隔遠之意毛詩死生契濶與子成說
後漢范丹傳行路倉卒非陳契濶之所可共到前亭宿
息以叙分隔北史李彪傳頃來契濶多所廢離是也然
又有辛苦之義傳毅廸志詩契濶夙夜庶不懈忒晉武
陵王遵稱會稽王道子阿衡二世契濶皇家親賢之重
地無與二茹法亮傳契濶心膂竭盡誠力北齊封隆之
傳契濶艱虞始終如一

曹馬負人

曹操嘗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備賓王禮操聞

其食器聲以爲圖已手劒夜殺八人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鄭小同詣司馬昭昭有密疏未屏如廁還問曰卿見吾疏乎荅曰不見昭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人惟不欲負人耳寧我負人復何所不至曹馬之篡弑皆此一念爲之也

唐禁食鯉魚

唐律取得鯉魚卽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鱗公賣者決六十爲鯉與李同音也此兒童之見古者不諱嫌名因其字之音而并諱其物之同者可乎正德乙亥禁直隸山東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永戍邊衛此必中人獻

媚有以國姓之說蠱上者一時人心惶駭莫測其由
輔臣楊公廷和等力爭之疏雖不報事亦旋寢

王獻之李含光

謝傳問王大令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曰外
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唐李含光善書或謂筆跡過其
父含光一聞此語終身不書含光之逃名可以媿大令
之爭名

位高難退

范文正公在杭子弟請治第洛陽爲逸老之地公曰吾
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東坡云余出入

文忠公門最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大臣之乞身其難如此世人習聞難進易退之說謂可一辭而退孰知退之難哉范公身當其事故知其難坡翁親見其事故信其難然則功名遂之日一旦得謝事超然於是非之外翛然於林壑之間真欲界之神仙人倫之盛事也誦二公語於時事乎有感故錄之

約法三章

漢高帝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王厚齋與父老約作一

讀因上文與諸侯約句法相類遂解爲要約之約按此句與上父老苦秦苛法相應約乃苛之對當作省約之約文帝紀云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顏師古註約省也是其義也過秦論云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元帝詔云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成帝詔云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其字義並同宋錢易疏云漢祖入關蕭相以文無害居宰相約秦之法爲三章語益顯明矣近見墨卿談乘亦如此作解而辨證未絕

文士好上人

文士多好上人往往非薄前輩轉相彈射子輿氏有孟子王充遂作刺孟劉文孺章又作刺刺孟左氏有國語柳子厚遂作非國語江端禮虞仲常又作非非國語屈原有離騷楊子雲遂作反騷徐昌穀禎卿又作反反騷楊用修有丹鉛錄陳觀察晦伯遂作正楊胡孝廉元瑞又作正正楊

葵向日

葵能向日其說出於左傳鮑莊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預註云葵常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曹子建表若葵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劉

孝標詩園葵一何幸傾葉奉離光唐太宗詩還當葵藿
志傾葉自相依葵傾以葉皆指葵菜而言古今韻會云
葵菜也有紫莖白莖二種常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其
黃葵蜀葵莢葵別附於後爲說甚明俗乃以向日爲葵
花殆非也葵花諸詩賦不言向日顏延之蜀葵贊云類
麻能直方葵不傾正言名與葵同而不能如葵之傾葉
向日不知世俗何以訛誤至此

鮎埼

余邑濱海有地名鮎埼漢地理志鄞有鮎埼亭是也顏
師古注鮎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其腹埼曲岸

也其中多鮎故以名亭余詢之士人結實螺屬中有小蟹時出求食有大小二種土人謂之寄生酉陽雜俎謂之寄居淮海之人呼爲蟹奴郭璞江賦瓌蚌腹蟹卽此鮎一微物賦紀之鮎埼一僻壤史書之物與地之得名亦有幸不幸也漢律會稽郡獻鮎醬古以上供當亦佳物今人不解作醬亦不復取充盤飧 國朝鮎鮎巡檢司印文以埼爲鮎又與顏說不同當更考之

星宿

二十八宿相承讀作秀前人論辨謂止當讀如本音嬾真子云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

舍皆有止宿之意容齋隨筆引說苑云所謂宿者日月
五星之所宿也其義甚明偶讀焦氏易林云天官列宿
五神室屋宿與屋叶韻尤爲的證然吳都賦云思假道
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
則宿亦與狩叶燕趙間語止宿之宿皆作秀音乃知星
宿爲秀特出於方音後人承而讀之非別一音義也

魚尾星

漢時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
於室以禳之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爲魚尾形指
上者今屋上獸頭乃是龍種九子之一名曰螭吻性好

望人多知之或有不用獸頭但作魚尾形意謂止從省約不知亦有故事也

祀雲雷

古來郊社之外惟祀日月星辰風雨至唐天寶五載始祀雷 國朝 世廟時更作郊社始祀雲

䟽賀勇退

悉流勇退漢稱二䟽唐稱賀監一則天子賜金一則天子賦詩皆公卿祖餞以爲盛事考其時賀年八十餘二䟽亦七十餘矣此時不去當何時去耶偶閱南部新書盧鈞年八十餘以太子太師率班賀正升降如儀音吐

鴻暢舉朝嘆服明年柳公權以少師率班亦年八十自
樂懸南趨至龍墀前氣力綿憊誤尊號中字罰一季俸
人爲耻之柳固可耻矣試問盧公世間當有百歲外人
否高年顯仕不以老健自適於林泉而猶戀戀班行亦
何足貴岑參作裴僕射挽歌富貴徒言久鄉間沒後歸
錦衣都未着卅旒忽先飛譏其久居通顯不能爲晝錦
之游而以喪歸也並觀之乃見踈賀之高

外典

徐勉戒子書曰釋氏之命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
何以聚人曰財所謂外典指周易也聖經昭如日星當

獨行於天地間乃與釋氏對稱而謂之外典可乎梁書
乃改作儒典

白鵲合歡

註釋史傳惟博物最難唐太宗時有白鵲巢寢殿槐上
合歡如腰鼓陳濟綱目正誤謂其巢兩頭大中間小如
腰鼓之狀近見詞林所進帝鑑圖說據此作解洪容齋
二筆亦云其巢合歡如腰鼓萬曆乙亥有白鵲飛集余
家庭桂形如乾鵲而差小毛羽光潔如雪其鳴窸窣作
小鼓聲余所親見合歡如腰鼓當是兩相和鳴如腰鼓
之聲耳

採用詩題

孟浩然讀選詩題中字面亦不放過往往採以入詠沈
休文詩題有早發定山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浩然
詩定山既早發中流見底清江入新安清皆用之謝靈
運詩題有登池上樓登江中孤嶼浩然詩應閒池上樓
孤嶼共題詩皆用之李太白詩可見羊何共和之亦用
靈運詩題全句

六朝

學子習言六朝多以晉宋齊梁陳隋當之黃厚齋小學
紺珠謂吳與東晉劉宋齊梁陳皆都建康謂之六朝

執金吾

中尉掌徼循京師漢武帝更名執金吾前漢書顏師古註金吾鳥名王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像因以名官後漢應劭註吾禦也掌執金革禦非常皆未有確據崔豹古今註云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較前二說爲長

壁經有二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於複壁中此漢時壁經也唐之壁經乃是書五經於太學之屋壁元和十四年新修國學五經壁劉禹錫記略云初大

曆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
之壁積六十載污剝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成均
以治學上言遽賜千萬祭酒俾齊博士公肅韋再新壁
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牆而比之製如版
牘平如粉澤申命國子能通書法者繕寫筆削旣成讐
校旣精白黑彬班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
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

牙牌

宋紹興五年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節鉞正
任至橫行遙郡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刻金填

之仍合同製造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
緩急臨敵有建立奇功之人量功勞先給賜以爲執守
當時牙牌乃用以旌功 國朝但令京官懸帶朝參出
入防其詐僞與宋制不同

黃冊

戶籍曰黃冊張孟竒疑耀謂唐制男女始生爲黃四歲
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男女始生卽登于
冊故謂之黃冊其制蓋始於唐考之史齊高祖命虞玩
之等檢定黃籍宋何子樂傳云公家取信黃籍籍年旣
滿便應扶持黃籍正今黃冊不始於唐矣綱目集覽籍

簿書也編戶之文以黃表之故曰黃籍猶今之青照亦非始生登名之說但不知何取於黃晉范甯疏云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是又有白籍其謂中原喪亂流寓江左自爾漸久人安其業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似以客戶爲白籍而黃籍乃土著之民也意者土色黃故以黃表之未知是否

試畫

宋徽宗試畫工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爲意衆皆點綴花卉惟一工於樓臺縹緲綠楊隱映中畫一婦人凭欄而立衆工乃服余鄉相傳

武廟時試西殿畫工邑人王廷直獨稱上意事與此同
或因前事傳會耳

年號相犯

改元建號以不犯前代爲佳至於偏方僭竊之號尤宜
避之宋太祖始改乾德令擇前代未有者後見宮人鏡
背有乾德四年乃知爲僞蜀年號因嘆曰宰相須用讀
書人高宗孝宗初欲用炎興乾統以劉先王契丹嘗有
此號乃復更議皆以重複爲嫌乃張重華張遇賢方臘
俱號永樂契丹號天順西夏號正德 國朝皆用之亦
一時未詳考也

、可人

陳後山絕句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其寄王充云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二詩語意全似其屬意可人一何惓惓也自昔高人隱處必與一二同志相爲周旋若莊周之惠施蔣詡之二仲向平之禽慶龐公之司馬德操陶令之羊松齡少陵之錦里先生太白之孔巢父摩詰之裴迪樂天之四友臭味既同而文采又足以相資正後山所謂可人誠未易得卽無其人而與山翁野叟邂逅於蒼梧翠竹之間如羅景綸

所稱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談笑從容形骸散誕坐立無次去來自如雖非僑遊亦自不惡惟制啄在門襍穢觸暑謂公孫之脫粟謁王雅而廻車斯所謂俗子推不去極得人憎耳

畝制

竇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漢之中制按唐書突厥傳杜佑謂商鞅佐秦以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然則中畝之制始於秦商鞅之時不始於漢

春秋疑義

余讀春秋有可疑者數事王者大一統列國紀年宜稟於天王今卽位改元國自爲政然則周王特一大諸侯耳一統之義安在豈東遷以後尾大致然一可疑也夫子因魯史脩春秋宜一本舊文今天王及列國之事具在似非止魯國之史戴宏解疑論云遣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脩爲春秋何休云孔子集百二十國書據此乃博采周與列國之史勒成一書然其名猶仍魯史之舊何也二可疑也春秋正義據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晉楚之人皆稱春秋遂謂每國有史

同名春秋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則春秋乃列國史記之通稱孟子何以云魯之春秋而晉乃名乘楚乃名檮杌也三可疑也夫子感獲麟作春秋說者謂止於獲麟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錄以續孔子之經夫春秋筆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使夫子沒而偃然以筆削自任何前謙而後專也且獲麟絕筆原非未成之書何待續成游夏諸賢豈僭妄若是四可疑也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弑父與君惡莫大焉許世子以不嘗藥趙盾以亡不出境皆書弑君假令實弑君將何以書羽父實弑隱公乃以宗國之惡諱而不書又何以誅

亂賊也五可疑也滕稱子邾牟葛稱人說者謂桓公弑
逆諸國不當來朝故貶之紀侯不來朝乎何以獨無貶
辭滕之子又何以終春秋不復也或謂滕君不能供侯
伯之賦自降而從子遂子之若爾則褒貶安寄假令滕
自王將遂王之乎六可疑也夷夏之分春秋辨之甚嚴
秦楚等國也楚君卒書子而秦乃稱伯何居倘亦尚書
叙秦誓之意乎七可疑也褒爲華袞貶爲鈇鉞辨在一
字耳然往往有美惡同辭者聖人筆削豈其艱於一字
而令後之人索摸於茫昧之鄉八可疑也日食三十六
與弑君相應關涉甚大擬諸國統紀以授時曆推之類

月不應有食者二變交不食者一差一月者十二差二月三月者各二果爾則春秋之誤文多矣卽失在史官當遂踵其誤乎九可疑也噫安得起夫子於兩楹而問之

錢神論

魯褒錢神論謂錢無位而尊無勢而熱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其言切中時弊然謂以清談爲筐篚以神機爲幣帛猶未離西晉之習王夷甫口不言錢卒亂天下清談之流禍與握牙籌作金埒者豈能遠過記云不寶金玉忠信以爲寶

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惜褒之未聞此也

詩用實字

韓昌黎陳後山詩皆喜用實字至有七字皆實者昌黎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云鴉鳴鴈鷹雉鷓鴣燐魚煨臠孰
飛奔后山贈二蘇云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枏櫨楓柞
惝異人間出駭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楊其句法出栢梁
詩枇杷橘栗桃李梅急就章稻黍秫稷粟麻稭葵韭葱
籩蓼蕪薑急就僅資學僮文非清靡栢梁此句出於宮
令之口拙而寡致亦無足法二公效之皆好奇之過然
通篇力厚氣沉足以稱此讀之亦自可喜唐人送僧遊

方詩此遊詣幾岳嵩華衡恒泰五字皆實而全篇語氣未稱似謔非謔可發一笑

笛詩注誤

杜少陵笛詩胡騎中宵堪北走舊注引劉琨中夜吹胡笳事說者以爲用事之誤余謂杜詩無一字無來歷豈有咏笛而用胡笳故事乎按初學記周弘讓長笛吐清氣詩云胡騎爭北歸偏知別鄉苦少陵蓋用此獨中宵字周詩未有所出當是借用劉琨中夜耳老杜使事間於本事外旁借一二字如早時金盃出人間本沈炯通天臺表茂陵玉盃宛出人間其以玉爲金亦旁借盧充

金盃故事

魚玄機

唐詩品彙有女冠魚玄機卷首爵里詳節漫引後村詩話而不詳爲何許人文獻通考亦但言唐女冠坐妬女婢抵死按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爲李億補闕執箕箒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道士有怨李公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有集行世見北夢瑣言可補爵里之缺

蒲鞭

吏治尚寬若劉寬之蒲鞭極矣齊崔景真爲平昌太守

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則又過之然恐無此理治如唐
虞鞭作官刑卒不能廢二君豈能過唐虞邪寬嘗坐客
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然則下之狃於其寬而慢
弛廢事者多矣古稱刑措必曰大畏民志曰不怒而民
威於鈇鉞若不畏不威所謂寬則民慢其能治乎以性
度言喜怒不形深可尚至於吏治弛而不張不可爲法
也

三國臣

蜀孔明吳張昭魏司馬懿皆一時之傑先主以後事屬
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長沙桓王

以弟權托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二君寄
託略無嫌猜二臣亦忠於嗣君不負所託獨曹操以懿
有狼顧相又夢三馬同食一槽疑其非人臣懿亦躬親
芻牧以權術自晦然曹氏之祚卒移於典午豈待以一
心亦以一心報待以二心亦以貳心報邪蓋蜀本漢胄
統緒最正吳崩起江東爭衡上國亦逐鹿之常惟魏乘
炎精之衰如鬼如蜮欺其君而取之又何辭於臣君以
此始亦以此終非獨人事亦天道也

日月詩

詩人用意忠厚每於訣絕中寓屬望之意如國風日月

篇本莊姜見棄於莊公而作其曰寧不我顧猶望其顧也寧不我報猶望其報也俾也可忘正其不能忘也語意何等纏綿後人棄婦詞及宮怨閨怨等作須得其遺意乃佳玉臺新詠載王僧孺爲姬人自傷詩還君與妾扇歸妾奉君裘斷絃猶可續心去最難留果於自絕無少顧戀失詩人忠厚之意矣